

□刘宗智

## 多年积累，一朝成文

近年来，严肃文学成为影视改编的富矿，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尤其受到青睐。从路遥的《人生》到陈彦的《装台》，从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到金宇澄的《繁花》，徐则臣的《北上》，这些改编自茅奖作品的电视剧接连亮相荧屏，无不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，赢得观众的广泛好评。严肃文学与影视创作的双向奔赴，正在为国产剧市场注入一股沉静而深厚的力量。

《主角》同样是脱胎于茅奖原著的又一次有益尝试。原著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人生起伏为主线，写尽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与时代的风云变迁。作者陈彦在后记中坦言，当初写作时“是有一点野心的”——他力图把演戏与围绕着演戏而生长出来的世俗生活，以及所牵动的社会神经，“来一个混沌的裹挟与牵引”。这份野心，最终凝结成了一部沉甸甸的文学作品。

陈彦曾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担任过二十五年专业编剧，还交叉任职过十几年团长、院长，与各类“角儿”打了半辈子交道。“有时一想起他们的行止，就会突然兴趣盎然，甚至有一种生命激扬与亢奋感。”长期以来，他一直有书写戏曲艺人成长的冲动，“尤其是不想放过他们的童年与少年时代，因为他们在这个时代就已开始了一种叫担当的传播活动。我是想尽量贴着十分熟悉的地皮，把那些内心深处的感知与记忆，能够皮毛粘连、血水两掺地和盘托出。因为那些生活曾经那样打动过我，我相信也是会打动别人的。”

他曾无数次站在舞台侧幕，看着一场场大戏上演。“舞台艺术，尤其是戏曲，要成为一个角儿，一个响当当、人见人服的角儿，真是太难太难的事。在我看来，唱戏永远不是一件单打独斗的事。不仅演出需要配合，而且剧情以外的剧情，总是比剧情本身要丰富出许多倍来。”正是这种对戏曲生态的透彻体察，让原著拥有了多维度的解读可能，也为改编团队提供了充沛的创作空间。而电视剧《主角》要做的，正是在这份厚实的文学底本之上，搭建起一座通往观众内心的影像桥梁。

## 锣鼓铿锵，大戏启幕

《主角》具有浓郁的陕派文学味，而电视剧版则很好地吸收了此前《装台》的成功改编经验。

总导演李少飞说：“我们面对的，是忆秦娥半生在聚光灯与尘埃间跌宕沉浮的灵魂史诗，更是秦腔这门古老艺术在时代变迁中的呼吸、坚守与呐喊。”其核心任务，便是“将这些厚重文字，锻造成为可视、可听、可感、可共情的人生戏台”。

剧集前七集的内容，基本讲述了原著前五章中从秦岭深处的放羊娃到剧团里“易青娥”的过程。原著散落在字里行间的烟火气，被直接呈现在镜头之上，同时在情节归拢上有所调整，叙事节奏放缓，更具“嚼头”。

剧中增加了不少新的情节起伏。从易青娥自身来看，进入大院后面对陌生环境，她显得格格不入，无法理解戏团的种种规则，总惦记着逃回家放羊，也倔强不肯开口唱戏，被戏称为“哑巴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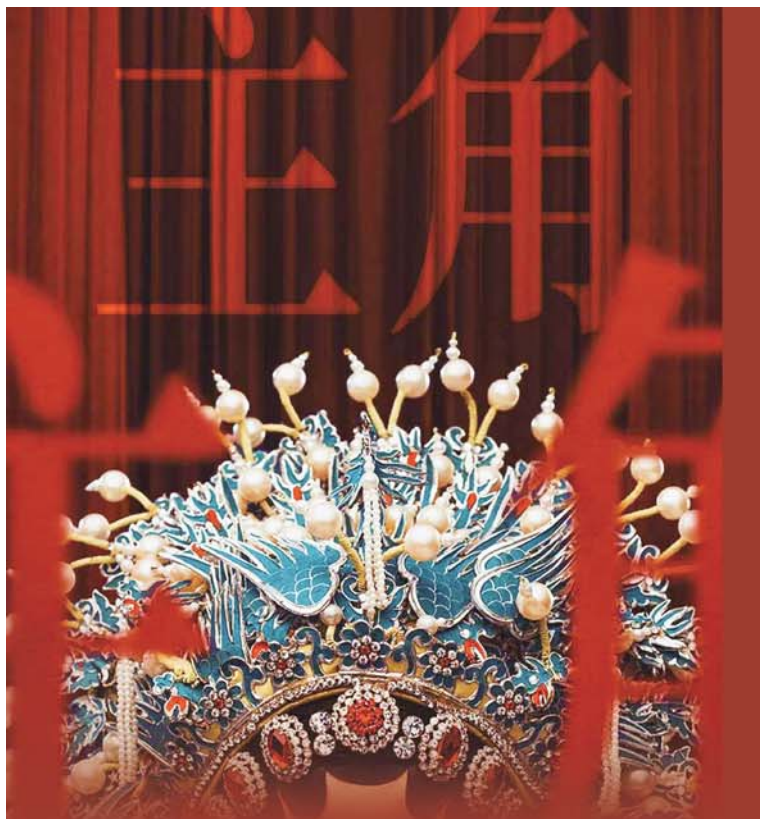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评选当天，憋闷已久的情绪才爆发成“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”的那一声呐喊。舅舅胡三元这边也不顺利，先后经历更换评委、求助黄夫人等多重波折，好不容易争取到给易青娥考察试演的机会。

这样的改编不仅让情节更具戏剧张力，也凸显了易青娥进入戏曲行业的不易，更为后续她在剧团里摸爬滚打、一步步成为台柱的故事铺好了最坚实的情绪底色。

## 活灵活现，跃然屏上

情节与人物紧密交织，而人物需要呈现出更贴合影视叙事的丰满轮廓。在作者陈彦看来，忆秦娥“开头并没有做主角的自觉与意愿，甚至屡屡准备回去放羊，或者给剧团做饭、跑龙套。对做主角，她有一种天然的怯场与反感。要当主角，你就得学会隐忍、受难、牺牲、奉献。”

在剧中，易青娥这种“愣劲儿”被塑造得入木三分。山里放羊时，她见灶台上放着一碗面条，不问缘由端起来就往嘴里扒，被姐姐撞见后尴尬一抹嘴放下碗；偷戴发卡被发现，直接一个翻身逃窜。姐姐的聪慧与易青娥的憨痴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

# 从文到戏 《主角》绽放

由张艺谋监制，张嘉益、秦海璐、刘浩存等实力派演员联袂主演，王菲献唱同名主题曲的电视剧《主角》近日开播。该剧改编自陈彦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作品，以秦腔艺人忆秦娥（原名易青娥）的跌宕人生为镜，映照出时代浪潮里平凡个体的命运轨迹。



姐姐能清楚意识到母亲生孩子的性别将改变家庭格局，也明白进城学戏吃公家饭是难得的机会，而易青娥不懂，她嚷着不想学戏，只想放羊。

跟舅舅进城时，她瞄准机会从车后座一跃而下，再次奔逃。到了城里更是沉默以对，不说话，却能在吃饭时一气吃下几个大馍。舅舅的苦口良言乃至训斥，花彩香老师的软磨硬劝，都撬不开她的嘴。直到选拔考核当天，负责出题的老师被她磨得没了耐心，舅舅出言激将，她憋了好久的情绪才顺着那一声秦腔吼出来。那种放羊娃混着山野气的憨直与倔劲儿，那种源自生命深处的不甘呐喊，一下子就让人物的基底立住了。

正如总导演李少飞所说：“她最初抗拒唱戏，最终却在岁月磨砺中发现，自己早已与秦腔血脉相融、无法分割。这种‘失我’与‘寻我’的深层矛盾，构成了她人生最强烈的戏剧张力，也是我们整部剧的叙事灵魂。”

配角方面，原著中的胡彩香改名为花彩香，由秦海璐饰演。剧中保留了她直爽大方的性格底色，同时弱化了较为尖锐的情绪冲突，将她从原著里直接抢戏的“醋坛子”，改编成了剧团里看着易青娥成长、真心提携后辈的老前辈，人物由此变更为讨喜。

胡三元则是全剧的精神之魂。他行事不羁，却是最纯粹的戏曲艺人，他的鼓点就是整部剧的生命脉搏。陈彦表示，胡三元是一个“要做就把一个事情做到极致，对做不好这个事，不尊重这个职业的人极度瞧不起”的人。

作为带易青娥入行的引路人，他虽爱折腾，好面子，却始终记挂着外甥女的出路，在层层波折里死磨硬泡也要给易青娥挣得一个机会。剧中他保留了对手艺较真的劲头，敲鼓时仍会因觉得演员状态不对，不肯配合排戏而当场甩脸子，让观众一眼就能读懂这个老戏曲人刻在骨血里的职业执念。

## 兴衰沉浮，徐徐铺展

陕西元素的应用增强了剧集的代入感，《主角》做到了难得的“真”。

布景与道具将秦腔艺人生活的烟火气牢牢钉在了场景里。易青娥跟着舅舅胡三元首次走进剧团，老式院落的门口阳光斜斜洒下，左侧水泥门柱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，用毛笔写着“宁州秦腔剧团”，木牌边角带着磨损痕迹。两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半开着，露出里面的通道，两个扎着麻花辫、穿着旧衬衫的女人正从门里走出来，一个提着布包，一个拎着铝质保温壶，脚步慢悠悠的。门右侧的石墙根下，几个男人坐在水泥台阶上，脸上都贴着白色胶布。向院子更深处走去，有人下象棋，有人择菜，有人洗衣服，还有人穿着蓝色背心手端糨糊正在张贴告示。砖墙缝隙里的水泥已经开始风化剥落，没有刻意做旧的痕迹，却处处都是那个年代剧团该有的模样。

作为配乐，秦腔独特的粗犷铿锵让剧集节奏更加鲜明。无论是剧团里排练时的锣鼓唱腔，还是演员们咿呀呀呀吊嗓子，都能听出专业秦腔艺人的功底。

制作团队没有为了迎合普通观众而刻意软化处理，原汁原味的唱段直愣愣砸下来，自带一股子秦腔独有的浑厚劲儿，不仅把戏曲行业的氛围感拉满，也让陕西这片土地的文化特质顺着声音渗进了剧情里。

剧中多次出现、同时也是易青娥考场开口唱的那段“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”，并非传统秦腔固定大戏的正式唱段，而是一段陕西民间顺口溜，后来被秦腔丑角用作幕间串场的小段，俗称《关中古歌》《陕西大实话》。

与此同时，演员的台词也保留了浓浓的陕味口语，没有刻意使用字正腔圆的播音腔，随口带出的陕北方言俚语，一下子就把观众拉进了剧团生活当中。

正如原著作者陈彦所言：“这种来自民间的气血贲张的汨汨流动声，是任何庙堂文化都不能替代的最深沉的生命呐喊。”从目前播出的剧集来看，剧版《主角》无疑做到了这一点，为严肃文学改编剧提供了又一成功范例。后续剧情将如何展开？忆秦娥如何一步步成长？这些悬念让不少观众满怀期待，不妨一同静观这场人生大戏的徐徐铺展。

观文周刊主办：  
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 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